

太原府志卷三十四

人物一

自古人物之盛莫著于太原左國載之詳矣兩漢以下
史不絕書豈天之獨鍾于是歟抑地脈之靈使然也夫
山川清淑之氣今古不殊况

國家教化涵濡人材蔚起文有棫樸之休武有干城之選
如胡勤毅之功業孫文定之侃直牛毅節馬莊節之忠
勇與前史所紀輝映後先斯固載筆者所稱道不置也
爰綜核其事如左若夫彬彬蔚蔚有以文學名于時者
例得附書志人物

高陽

臺駘金天氏之裔孫也父昧爲元冥師臺駘能業其官宣

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沒爲汾神沈妣蓐黃皆其後也

陶唐

實沈高辛氏之季子也及兄閼伯居於曠林而不相能日尋干戈帝堯弗善也遷閼伯於商邱遷實沈於大夏

注大夏今晉陽縣

實沈主參沒爲參神

夏

唐人陶唐氏之後也其爵上公初堯封唐侯處太原其在帝位遷都平陽以其地處實沈實沈無後唐人因其舊綿夏歷商世保大夏之地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降爵爲伯宣王滅杜伯其子隰叔奔晉爲范氏至漢而有天下

商

唐叔虞唐人之季世也箕君曰叔虞

左氏傳曰唐人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

虞孔穎達曰服虔以爲卽武王之子非也傳說唐人卽云季世明季世乃唐人之未世叔虞乃唐人之末君矣武王之子叔虞則晉之始祖豈得以後世始封之君謂之前代之末世也帝命武王之子曰虞者天將以唐國與之卽取唐君之名以爲名耳

箕子名胥餘紂之諸父也爲殷太師

太谷縣東三十五里有箕城箕子故封也

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

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

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

操周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而

弗臣也乃封箕子於朝鮮制禮定樂爲百世祖年蓋百

有餘歲

周

唐叔虞姓姬氏字子干周武王子而成王母弟當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時唐有亂周公滅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封汝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王曰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遂封叔虞於唐分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姑洗之鐘懷性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遂處參虛是爲唐叔唐叔才武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至子燮改國號曰晉是爲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武侯之子成侯服人南

徙曲沃

徙國以後俱不書

通志載孝伯寒侯孝伯封翟城翟之疆遠矣而未必
太原也寒侯與孝伯同爲武穆乃晉地五氏之一不
得專繫於太原又載狐突狐偃其意以爲突偃翟產
也今皆不載

趙衰字子餘夙之季弟也

國語杜預注世族譜皆以衰爲夙弟史記以爲夙生共孟共孟

生衰疑共孟乃夙之別稱共諡而孟其序猶如衰之歿也稱成季而盾之稱宣孟也賢而有文事

晉公子重耳公子師之獻公二十二年衰從重耳奔翟

取翟女叔隗生盾及文公返國入定襄王王與之原

原卽

平縣屬太原郡公遂以衰爲原大夫曰嘗以壺飧從徑餒而弗

食也遂處原謂之原季公使原季爲卿讓於狐偃偃讓
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卒公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
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

兼是三賞不可廢也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衰之故八年蒐於清源作五軍使將新上軍衰始爲卿狐偃卒衰佐上軍襄公六年卒諡曰成子衰之返晉也叔隗留翟文公妻衰以女生同括嬰趙姬固請迎叔隗以盾爲才使爲嫡子七年盾將中軍始爲國政盾以原讓趙同故稱原同亦曰原叔及晉殺趙同以原與祁奚趙武立原復爲趙

陽處父趙衰之屬而公子謹之傅也襄公卽位處父爲太

傅食采於陽邑

陽邑以處父得名今之太谷縣

元年冬處父帥師侵蔡

七年春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聘衛而還改蒐於董謂趙盾能易中軍曰使能國之利也

八月襄公卒狐射姑欲立公子樂趙盾不可射姑怨處
父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鞫居穀處父陽子剛而上人
以及於難

荀林父中行氏居中都

林父將中行故以爲氏其都謂城之中都今榆次是也詳見世表

濮之戰林父御戎襄公之卒也趙盾使先蔑迎公子雍
於秦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
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
及先蔑奔秦林父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曰爲同寮
故也靈公六年林父佐中軍成公三年楚伐鄭林父帥
師救鄭伐陳景公三年林父始將中軍救鄭及河聞鄭
旣及楚平林父欲還其佐先穀違命及楚子戰於郟師
敗林父請死公將許之士貞子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公使復其位八年林父敗赤翟於曲梁遂滅潞初成公四年赤翟伐晉圍懷及邢邱晉侯欲伐之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果滅赤翟公賞林父翟臣千室亦賞士貞子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翟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卒諡曰桓子子庚佐中軍是爲中行宣子庚生偃實弒厲公繼知罃爲政是爲中行獻子偃生吳別有桓子之弟荀首別族爲知氏號曰知季佐中軍諡曰莊子首生罃悼公時爲政始稱知伯諡曰武子罃生朔早卒朔生盈爲下軍佐諡曰悼子盈生躒定公時爲政是爲知伯文子躒生甲諡曰宣子甲生智伯瑤此二族皆荀姓

祁奚晉之公族也

氏族譜曰獻公四世孫

食邑於祁

先是有祁舉祁璜

景公

十七年益以趙氏之田及趙武立田復趙氏悼公初年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三年奚請老公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公問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遂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平公元年奚爲公族大夫七年范匄逐欒盈殺羊舌虎囚羊舌肸樂王鮒欲爲胙請胙弗應曰必祁大夫室老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胙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

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奚時已老居邴聞之乘驛而見
范宣子曰夫諫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
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
稷不亦感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
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
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
之不見叔向而歸

趙武盾之孫朔之子也朔將下軍而卒景公十七年晉殺
趙同趙括武從母莊姬畜於公宮十九年公夢大厲而
薨其後乃立武悼公元年武始爲卿平公十年代范匄
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十二年歸諸侯侵地會
諸大夫於宋合晉楚之成而弭諸侯之兵稱曰弭孟十

七年尋盟於號楚人將執魯叔孫豹武勸之逃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辜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戮也趙孟以爲忠固請於楚而免之過周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冬卒諡曰獻文子文子爲政八年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平秦亂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其爲人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有衰之風焉子成爲中軍佐卒諡曰景子生鞅

按左傳魯成公八年晉景公之十七年殺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所謂立武反其困者此左氏要

終之言非此歲事也後二年景公夢大厲人以爲趙氏之祟遂以疾卒若先已立武鬼不應爲祟矣或韓厥因此勸立趙氏武之立當在景公之末厲公之初自景公十七年至平公十七年武卒之歲爲魯昭公元年通四十三年耳武與劉定公言自稱曰老夫此古者大夫七十之禮定公亦譏武爲老將至而耄及之則殺同括之年武決非提抱之兒史記以殺趙朔及同括爲景公三年事而反以春秋殺同括之年爲立武之年此誤解左氏傳文而顯與春秋相背夫景公三年趙朔方將下軍爲邲之戰其後趙同獻翟俘盟鄭伯事不一書無論屠岸專殺理所必無而年事錯謬爲尤甚斷之以春秋則程嬰公孫之徒皆子虛

無徵矣

祁午奚之子奚辭於軍尉悼公問孰可以伐之對曰臣之
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
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
用命守業而不淫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
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乃使午爲軍尉歷平公
之世軍無秕政楚遠啟疆稱晉大夫叔向之下次卽祁
午午子盈以專殺其家臣晉滅祁氏分其田爲七縣公
室遂衰

荀吳偃之子平公十七年吳帥師敗無終及羣翟於太原
將戰遇阨去車以爲步卒其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
五陳以相離而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火敗之五

年吳師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弗受軍吏曰
無勞師而得城何故不爲吳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
也人以城來吾獨何賞焉若其不賞是失信也何以庇
民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
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
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
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能事其君我
亦能事吾君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
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
人以鼓子鳶鞮歸旣獻而反鼓子焉頃公元年吳帥師
滅陸渾之戎使人請於周祭雒與三塗陸渾人弗知師
從之韓起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師還獻俘於文

宮五年鼓人又叛於鮮虞六年荀吳畧東陽襲鼓滅之復以鳶鞮歸使涉陀守之令鼓人各復其所鼓子之臣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吳謂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臣無畔質敢卽私利吳顧左右而歎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此臣也乃使行言於頃公與鼓子以河陰之田使夙沙釐相之昭公元年楚滅蔡吳言於韓起會於厥憇謀救蔡不克二年齊侯朝於晉吳相君以齊侯宴秋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以肥子縣皐歸冬遂伐鮮虞三年吳以上軍侵鮮虞以其不修備也大獲而歸平邱之會晉以邾莒之愬執魯大夫

季孫意如吳謂韓起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吳卒諡曰穆子其子寅奔齊

趙鞅字志父頃公九年鞅合諸侯戍周備王子朝之難也其明年納敬王於成周定公十五年鞅殺其邯鄲大夫趙午午子稷以邯鄲叛晉圍邯鄲荀寅范吉射黨於午謀攻趙氏董安子閭之告鞅曰先備諸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旣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十一月公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伐公敗從而伐之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趙鞅入絳盟於公宮十八年鞅圍范中行於朝歌二子奔邯鄲十九年齊人輪范

氏粟鄭罕達駟去送之鞅禦諸鐵太敗鄭師獲齊粟千車二十一年拔邯鄲荀寅奔栢人鞅圍栢人二子奔齊三十年鞅從公會吳於黃池出公十七年卒諡曰簡子簡子襄子皆嘗爲晉政亦稱趙孟

趙母卹簡子孽子也其母翟婢簡子使姑布子卿徧相諸子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使召母卹至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與諸子語母卹最賢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求之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立母卹是爲襄子襄子立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

吳王既葬簡子北登夏屋請代王遂擊殺之興兵平代地以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初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以酒灌擊毋卹還因謂簡子廢之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知伯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不與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毋卹奔保晉陽三國攻之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襄子懼夜使其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反滅知伯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強於韓魏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澆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澆立是爲獻侯獻侯治中牟獻侯之孫敬侯徙都邯鄲

自趙衰至毋卹皆以太原爲趙氏宗邑故人物備著
至徙中牟邯鄲以後則不書

史墨字黯趙簡子之史也簡子田於嬖不告晉君之麓史
黯聞之以犬待於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欲試之茲困
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主適嬖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
簡子乃還簡子歎曰吾願范中行之良臣史黯曰將焉
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
不良故也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
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
初定公二年吳伐越黯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
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殃後三十六年越圍吳時簡子
已卒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王問史黯何以爲君

子隆對曰黜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後二年

越滅吳

郵無正字子良

左傳作郵良又曰郵無恤國語注云郵無正郵良伯樂又曰無正王良

趙簡

子嘗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

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

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讐也

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

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

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

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

立矣亦能儆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

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

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而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竇犇字鳴犢趙簡子之臣也簡子歎曰雀入於海爲蛤雉入於淮爲蜃唯人不能化哀夫竇犇曰臣聞之君子哀名之不令不衰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令其子孫將耕於齊人之化也何日之有後爲晉大夫爲簡子所殺陽曲縣西北四十里裂石山有竇

大序所云
卷三十四
犇祠禱雨多應

舜華晉大夫與竇犇同遇害孔子哀之

鐸鳴狼孟人爲晉大夫趙簡子欲專天下曰趙有犢犇晉有鐸鳴魯有孔子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乃召犢犇鐸鳴而問政焉已卽殺之使人聘孔子孔子聞其殺二大夫也回車不至

周舍者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惟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我是以憂

少室周爲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爲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張孟談趙襄子之相也知伯結韓魏以伐趙圍晉陽三年

決晉水而灌之城中沈竈產鼃糧匱力盡士卒病羸襄子欲降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智士也乃見韓魏之君陰約三軍與之期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朝知伯而出遇知過於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韓魏殆將有變曰何故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人謂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殺之知伯不可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亦弗能用也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乃與韓魏約日夜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襄子將卒犯其前韓魏翼而擊之遂

滅知氏

高共趙襄子臣晉陽之圍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禮既滅知氏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談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失臣禮是以先之

通志載藺相如廉頗相如趙人則漢地理志之趙國也漢石奮亦然廉頗又趙將也載周佼以其封於梗陽佼韓臣而封於秦非榆次之梗陽也趙惠文王十七年趙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此梗陽是也

漢

趙歇者趙之苗裔也張耳陳餘既立武臣爲趙王已而李良殺武臣或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

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陳
餘擊走李良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分趙爲二立
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而徙趙王歇王代齊王田榮畔
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
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
榮遣兵從陳餘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盡收復趙地
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三年十月韓信破趙斬陳餘追
殺王歇於信都

陳餘者大梁人也好儒術數與張耳爲刎頸交陳餘爲趙
將張耳爲相秦將王離圍趙陳餘北收兵兵少不敢前
項羽破秦軍張耳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陳餘怒解印
綬去由是與張耳有隙項羽立張耳爲王客說項羽曰

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卽以南皮旁三縣封之陳餘襲走張耳迎復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後九月漢將韓信破代擒夏說三年十月漢以十月爲歲首韓信下井陘遂滅趙夫成安君陳餘稱義兵有百戰百勝之術軍敗於韓信身死於泚上者不用李左車之謀也

太原歷數諸代不及王嘉者始皇元年秦已置太原郡十九年滅趙公子嘉始自立爲代王太原非嘉所得有也趙歇陳餘之時蓋自井陘以西皆爲代地按史記高祖紀漢遣韓信擊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不言破

代禽夏說者事見於置郡禽說可畧矣淮陰傳曰信定魏爲河東郡明河東之專爲魏也又曰漢王遣張

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

代爲趙分國故曰趙代

後九月破

代兵禽夏說闕與自平陽向太原故東北也不言爲

太原上黨郡者闕與卽上黨其事已互見不煩支辭

如後世對簿然也

曹參傳從韓信破夏說軍於鄆東鄆則太原也

又曰信與

張耳欲東下井陘擊趙明井陘以西皆入漢也班史

仍史記之辭而未甚深曉以爲河東太原上黨三郡

皆若魏地於旣破趙也贅其辭曰置常山代郡意以

常山當趙代郡當代夫史記之所以獨著三郡者明

三秦旣定之後遂得三晉漢已扼天下之項背河東

魏也太原趙也上黨韓也其他破國多矣何嘗一一

曰此作某郡故知史記之立辭有要矣代郡何預於
爭天下大計而班史書之信所破夏說之地非代郡
也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張良下韓地得
信以爲韓將將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
從入漢中漢王還定三秦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畧韓地
急擊項羽所立韓王鄭昌於陽城鄭昌降漢廼立韓信
爲韓王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六年上以韓信材武
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乃
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以備邊都晉陽信上書曰國
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昌頓大入圍信
信數使使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問使有二心

書責讓之信恐誅北降柴將軍擊斬信于參合孝文十
四年信子頽當及孫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頽當爲弓高
侯嬰爲襄城侯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
孫無子國絕嬰孫以不敬失侯頽當孽孫說以校尉擊
匈奴封龍頽侯坐酎金失侯復爲橫海將軍擊破東越
封接道侯征和元年掘蠱太子宮爲太子所殺子興嗣
坐巫蠱誅上以說死事復封興弟增爲龍頽侯增少爲
郎諸曹侍中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
宣帝益封千戶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
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爲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圖畫
麒麟閣中五鳳二年夏四月己丑卒諡曰安侯子寶嗣
無子國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爲龍頽侯卒

太原府志 卷三十四
子持弓嗣王莽敗乃絕

代王劉仲高祖兄也名喜字曰仲高祖七年還自平城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劉仲爲代王八年邊事急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爲合陽侯九年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十二年封仲子劉濞爲吳王孝惠二年仲薨以子爲王諡曰頃王

代王劉參文帝諸姪子也文帝二年與梁孝王武同日封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四年武徙爲淮陽王而參徙爲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十七年薨諡曰孝王子

共王登嗣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
爲阻徙代王於清河是爲剛王立四十年薨

祁侯繪賀以執盾高祖三年初起從晉陽以連敖擊項籍
漢王敗走時賀方將軍擊楚追騎以故不得進以執圭
東擊羽急絕其近壁六年六月封侯千四百戶孝文三
年濟北王興居反發兵欲襲滎陽詔以祁侯繪賀爲將
軍軍滎陽十一年卒諡曰毅侯子頃侯湖立孝景五年
卒子它立孝武元光二年侯它坐從射擅罷不敬國除
它能屬文與楊王孫友

汾陽侯靳疆高祖二年從起陽夏擊項羽十一年二月以
破鍾離昧功封侯今汾陽縣有羊腸倉山是卽疆屯農
積粟處也高后二年卒諡曰嚴侯子共侯解立孝景四

年卒子康侯胡立十六年卒無後國絕孝武元鼎五年封支孫石爲江鄒侯太始四年侯石坐行太僕事縱賫夫不治國除元康四年疆元孫長安公乘忠詔復家衛綰代大陵人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驂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昔召君君不冝來何也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

以爲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
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
封建陵侯明年拜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歲代劉舍
爲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
上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
武帝立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
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
亂國政請皆罷奏可六月丞相綰免後薨諡曰哀侯子
信嗣坐酎金國除

常惠太原人少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北使并見拘
留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拜光祿大夫宣帝本始二年遣
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邊事於是漢大

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
兵昆彌自將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獲名王
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羸橐駝五萬餘匹羊六十
餘萬頭時漢五將皆無功以惠奉使克獲封長羅侯復
遣持金幣還賜烏孫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
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
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
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
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
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
旣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後代蘇武爲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

後將軍趙充國卒以惠爲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元帝三年卒諡壯武侯初元二年嚴侯成嗣十六年卒建始三年安侯邯嗣五年卒河平四年侯翁嗣建武四年卒亡後國絕

郇越字臣仲郇相字穉賓太原人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卒莽太子遣使襚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越子恁見隱逸傳

東漢

太原王劉章光武帝兄齊武王長子也建武二年立章爲

太原王十一年徙爲齊王帝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
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遷梁
郡太守立二十一年薨諡曰哀王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少孤獨與母居以筋力致養孝
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
孝廉再遷五原屬國侯母憂去官後爲沮陽令王莽時
棄官避世宏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爲郡門下掾時
赤眉二十餘萬攻郡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
免其暮俱奔孟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
廼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卽上其事于朝拜
議郎遷宗正丞後拜侍中卒官

李仲房太原人馮衍集曰鮑永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

屯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并力

令狐子伯太原人與同郡高士王霸友善後爲楚相

郝絜太原人與同郡胡武汝南袁著友善三人皆危言高論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大將軍梁冀冀銜之會著上書指冀凶縱冀笞殺著又疑絜武爲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觀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三人

胡武太原人與袁著奏記三府梁冀殺之家屬死者六十餘人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少好

大節有志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
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
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請除黨禁討擊黃巾別帥
大破之獻帝卽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爲
司徒守尚書令如故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
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
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
陽朝政大小悉委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
不生乖疑允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共謀
誅之乃令楊瓚士孫瑞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
實欲分路征卓而後奉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
引內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三年春連雨

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乃潛
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卓將
校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
轉相恐動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合
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
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
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
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誅董
卓以王宏爲右扶風宋翼爲左馮翊翼亦允同郡人也
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卽殺允懼二
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兩
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

曰雖禍福難量然主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遂收允及翼宏並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害惟兄子晨凌得脫歸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

王宏字長文允兄少有氣力不拘細行爲宏農太守考案郡中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隣界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詔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

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王柔字叔優王澤字季道太原晉陽人少時聞郭林宗有
知人之鑑往候之請問才行取宜以自處林宗笑曰卿
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
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
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又郭長信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皆太原人爲郭林
宗所識仕多至州郡者

魏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
喪還鄉盡散家財賑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
廉爲廩邱長鄆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

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魏武曰甚欲使卿親近顧不如
此州事大得無當得蔣濟爲治中邪時濟爲丹陽太守
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
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恢領兖州刺
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今春水生子孝懸軍
無有遠備荊州關某驍銳乘力而進必將爲患於是
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
密語潛曰此必襄陽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
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
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遂輕裝
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魏初爲侍中
出爲魏郡太守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卒年四

十五詔書褒其忠賜恢子生爵關內侯恢子六人恭生
良儉克讓並知名世號六龍生早卒爵絕

王凌字彥雲祁人司徒允兄子允遇害凌及兄晨踰城得
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爲發干長過事當髡魏武曰
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選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
太守所在有治辟丞相掾屬魏初拜散騎常侍出爲兗
州刺史伐吳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青州又
徙揚豫州刺史初凌與司馬郎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
其名迹能得軍民之心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
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將全琮逼芍陂凌力戰走琮封南
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時凌甥
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

南之重司馬懿既誅曹爽進凌爲太尉假節鉞凌愚密
協計以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凌子廣密諫
不從會愚病卒嘉平三年吳師塞涂水凌欲因此發諸
軍表求討吳不聽凌謀滋甚遣將軍楊宏告兗州刺史
黃華華宏白司馬懿懿軍掩至百尺凌面縛水次至項
見賈逵祠在水側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
者惟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子廣字公淵有才學爲尚
書弟飛臯金虎並才武過人皆遇害初司馬懿嘗從容
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
父耳濟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凌少
子字明山最知名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爲法走向太
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仰舉弓射之即

倒追人止不復進爲親家所告吏乃就執之晉泰始元年詔聽使立陵後今祭祀不絕

令狐邵太原人爲宏農太守所在清潔時郡不知經學乃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者遣令詣河東樂詳受學由是宏農學業轉興子愚白衣時常有高志衆謂必興令狐氏族邵獨以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太必滅我宗愚甚不平及愚仕進有名稱從容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云何邵熟視不答私謂妻曰公冶性度猶是也不知我當坐之否邪必逮汝曹矣邵没十餘年而難作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祖全大司農父緄雁門太守淮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從征漢中爲征西將軍夏

侯淵司馬淵遇害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爲軍主
諸營乃定魏武善之復以爲郃司馬轉鎮西長史行征
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平定關中黃初
元年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真討安定羌
大帥辟蹠破降之太和二年漢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
軍馬謖至街亭高祥屯列柳城淮攻祥營破之又破隴
西名羌唐蹠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美出鹵城時隴
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
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亮出斜谷時司馬
懿屯渭南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之後
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
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

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漢將姜維出隴西淮進軍追至
疆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
關中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相結攻圍城邑南
招漢兵涼州治無戴復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
屯爲翹維攻之淮軍適至維遁進討叛羌斬俄何燒戈
降者萬餘落九年治無戴圍武威淮破走之姜維出石
營從疆川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
城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分軍兩持兵勢轉弱淮曰今
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狠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
維疲于奔命兵不遠徙而彼交自離此一舉兩全之策
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于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
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

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
牙門將句安等於翹上二年進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
三百戶封一子亭侯正元二年卒追贈大將軍諡曰貞
子統嗣官至荊州刺史卒子正嗣咸熙中以淮著勲前
朝改封汾陽子

郭配字仲南淮弟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
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太僕次弟
豫字泰寧相國叅軍知名早卒配弟鎮字季南謁者僕
射鎮子奕別有傳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代郡太守澤之子也少與同郡
王凌俱知名昶兄事凌爲魏世子文學遷中庶子魏初

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
初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
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釐正國典以準先王之
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
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
龍中奏之四年詔舉才智謀慮清修在公者太尉司馬
懿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徐州刺史封武觀亭侯遷征南
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屯苑去襄陽三百餘
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
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
懿殺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畧五事詔褒之
因使撰百官考課事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

爭宜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黔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緮爲橋渡水擊之敵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昶使積弩同時俱發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敵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整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引兵拒毋邱儉文欽有功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右以逼江陵持續全熙使不得東援誕敗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

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卒追諡曰穆侯子渾嗣

孫資字彥龍太原中都人舉孝廉歷縣令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與涿郡劉放俱爲秘書郎文帝時爲中書令與放對掌機密進爵關內侯明帝卽位尤見寵任太和末吳遣將賀周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加侍中景初二年遼東平封中都侯正始七年年老去位曹爽誅復拜侍中中書令嘉平二年以驃騎將軍侍中特進歸第卒諡曰貞侯子宏嗣侯爲南陽太守改封離石子宏子楚

郝昭字伯道太原人爲人雄壯少爲部曲督數有戰功爲

雜號將軍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蜀諸葛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遙說之昭於樓上應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百計攻之二十餘日不能克救至乃還上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子凱

晉

王渾字元冲太原晉陽人昶子沈雅有器量襲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例免起懷令參司馬文王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越驕校尉晉初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歲饑開倉賑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邑千八百

戶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武昌數陳損益多見
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
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魯淑向弋陽
薛瑩向新息衆號十萬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
淮潛濟出其不意擊破之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
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
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
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叅
軍陳慎都尉張喬攻潯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
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
城攻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

將軍朱明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
詣城陽渾遣司馬孫贍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
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
威將軍孫晏降旣而王濬破石頭明日渾濟江登建業
官醢酒高會武帝下詔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湛
爲關內侯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春渾處斷明允撫循
吳人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江東莫不悅附徵
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卽位
加侍中元康七年卒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王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
絕人善易及老莊文詞秀茂有名當時與姊夫和嶠裴
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中書郎母服闋起爲

驍騎將軍累遷侍中濟善於清言脩飾詞令仕進雖速
論者不以主壻故咸謂才能致之齊王攸當之藩濟諫
請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出爲
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武帝謂和嶠曰我將罵
濟而後官爵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
切讓之旣而曰知愧否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
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疎臣不能使親者親以此愧於陛
下帝默然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
騎將軍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
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
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郭奕字太業謁者僕射鎮之子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

有雅量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
減郭太業少遜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出
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爲司馬文王相國主簿鍾
會從甥荀勗時爲掾奕啓出之文王雖不用歎其雅正
晉初爲太子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陸男咸
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假赤幢曲蓋鼓吹奕有寡
姊隨奕之官姊僮僕有犯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
老姊求名遂不問亭長李含一作合有俊才而門寒爲豪
族所排奕用爲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稱知人太康中
徵爲尚書表楊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不聽駿後果誅
八年卒諡曰簡

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

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羨少以朗悟見稱齊王攸辟爲掾遷尚書郎惠帝初拜豫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累遷尚書齊王問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後以從駕討成都王頴有功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爲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自領冀州牧羨乃避之惠帝幸長安以羨爲中書令不就及還洛陽徵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永嘉初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未幾病卒贈司徒諡曰元三子祗允裕祗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祿大夫

王淪字太冲昶中子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爲老子例畧周紀年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叅軍年二

十五卒

王湛字處冲渾第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兄子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旣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堪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旣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毋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

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爲秦王文學歷任汝南內史卒年四十七子承

王承字安期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永寧初爲驃騎叅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叅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王叅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

路梗塞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
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
始欲愁矣及至建業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
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宏恕之理故衆咸稱愛
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
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
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

王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年三
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
屬旣見無他言惟問以江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
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
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

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康帝爲驃騎將軍名補
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
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欲徙鎮述與冰
牋止之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
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毋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
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
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琅琊諸軍事衛將軍并
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
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
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
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云堪何爲復讓人言
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坦

之還家省父而述恒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
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
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
才既不長直以真率少許便足敵人多許謝安亦歎美
之太和三年卒初桓溫議遷都朝廷憂懼述曰溫欲以
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
議欲移洛陽鍾籛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
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籛
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諡曰簡子坦
之嗣

王坦之字文度弱冠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江東獨步王
文度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曰自過江來

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爲
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
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
拜侍中襲父爵領左衛將軍本州大中正坦之有風格
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簡文
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
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
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乃使坦之改詔焉溫卒
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
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
將之鎮上表勸孝武帝隆事太后委任大臣謝安廣求
讜言帝納之年四十六卒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

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諡曰
獻自昶父雁門太守澤已有名稱至坦之六世盛德及
坦之之子衰矣長子愷字茂仁襲父爵稍遷驃騎司馬
加輔國將軍卒於吳郡內史愉字茂和桓氏婚愉子綏
桓元篡位愉父子寵貴後遂被誅國寶性傾側諸事會
稽王至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陽尹權傾中外
王恭起兵以討國寶爲名會稽王乃收國寶付廷尉賜
死少子忱

王禕之字文節逃次子小字僧恩少知名尚潯陽公主歷
中書侍郎年未三十卒贈散騎常侍

王忱字元達小字佛大坦之第四子弱冠知名與王恭王
珣俱流譽一時爲人通朗誕放歷位驃騎長史太元中

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
忱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
得物和桓元時在江陵每裁抑之元嘗詣忱通人未出
乘輦直進忱對元鞭門幹元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
見客仗衛甚盛元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元憚而
服焉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諡曰穆

按王述以避穆帝諡改穆曰簡忱諡

當是
繆字

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愴河東太守
嶠性聰敏博學能文風儀秀整劉琨表爲叅軍將兵討
石勒屢有戰功累遷右司馬元帝初鎮江左琨使奉表
勸進具陳琨忠誠志在効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
辭旨慷慨舉朝屬目上器而嘉焉屢求反命不許會琨

爲段匹磾所害嶠表現忠誠雖勲業不遂然家破身亡
宜褒崇以慰海內望上然之除散騎侍郎歷驃騎王導
長史遷太子中庶子明帝初拜侍中轉中書令上親倚
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
縱嶠諫敦不納於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深
結錢鳳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
而悅之深結好于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
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
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補
丹陽尹嶠猶懼錢鳳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
鳳未及飲遂僞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
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

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言嶠
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
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
還都乃具奏敦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
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
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諸姦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
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
賊不得渡嶠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
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疋進
號前將軍時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
所先嶠奏軍國要務七事多納之帝疾篤嶠與王導郗
鑒庾亮陸繹卞壹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

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荆楚又以西
夏爲虞故使嶠爲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爲江州刺
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聞蘇峻被徵
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峻反嶠屯潯陽遣都督王
愆期等率舟師赴難及建康傾覆嶠聞之號慟來候者
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嶠曰未効勲庸而先受榮寵何以示天下
固辭不受遣王愆期等要陶侃赴難侃恨不受顧命不
許嶠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且奉以爲盟主侃
乃許之遣都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
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時陶侃雖許
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以侃書言公進當

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退當以慈父惜愛子之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下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聲震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州峻逼駕幸石頭峻軍多馬南軍仗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制賊一奇也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欲歸嶠曰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且嶠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主臣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

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于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告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至者雲集賊將匡術以臺城降爲逸所擊來求救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上奔於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是時朝廷議留嶠輔政

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殘匱乃籍資蓄具器用而後旋於武昌至鎮未旬卒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莫不相顧而泣册書贈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疋諡曰忠武祠以太牢詔葬建平陵北

溫克太原祁人嶠從弟嶠討蘇峻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克言於嶠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乃遣王愷期奉侃爲盟主侃兵乃下遂以平賊

溫放之嶠子嗣始安郡公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爲交州許之王述與會稽王賤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旣至南海甚有威惠

大原府志 卷三十四
將征林邑交趾太守杜寶別駕阮朶不從放以其阻
兵誅之勒兵進遂破林邑而還卒於官第式之新建縣
侯散騎常侍

王嶠字開山漢北中郎將柔之後也柔生機魏東郡太守
機生默沉默爲魏尚書早卒沈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博
陵公默生佑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佑生嶠少有風尚并
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
建業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
叙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
尋以嶠叅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元帝作相以爲水曹
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叅軍
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羣下時

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民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顛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祕書監領本州大中正求補廬陵郡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以疾卒官謚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

王訥字文開嶠弟訥始過江住至新淦令周顛稱之曰王訥形貌既偉雅懷有概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子濛

王濛字仲祖少時放縱不羈後乃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

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於色善
隸書美姿容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
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
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
王導辟爲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曰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仗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彞倫崇重名器夫
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虜清穆之風以
允答具瞻儀型海內導不答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
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
徙中書郎簡文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
轉司徒左長史疾漸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
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屣把塵尾

置棺中因慟哭久之二子修蘊

王蘊字叔仁濛子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
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
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
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
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
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
政屬郡荒輒開倉賑卹主簿
執陳請待報蘊曰若表上
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
專擅之愆罪在太守遂大
賑貸賴蘊全者十七八以
違科免士庶詣闕訟之詔
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
化百姓歌之遷光祿大夫
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
封建昌縣侯遷丹陽尹加
散騎常侍蘊苦求外出復
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
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
故太元九年卒贈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

大原府志 卷三十四
司長子華早卒次恭恭弟熙爽熙字叔和小字齊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早卒

王爽字季明小字睹彊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爽拒曰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孝武帝常問爽卿何如兒對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恭敗遇害

溫幾字元甫太原人才性清婉與庾敳裴楷劉疇友善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庾亮在洛於敳所遇元甫酬酢終日過江以後猶憶元甫之清中

溫顥字長仁太原人按世說頭責子羽文稱顥與張華等繼踵登朝而顥爲稱首意必名士也

王亮太原人爲姚襄長史襄攻洛陽踰月不尅亮諫曰公

英畧蓋天下士衆思效命力不可損威勞衆守此孤城
宜還河北以宏遠畧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
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
襄哭之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

薛讚太原人初爲姚襄叅軍後見苻堅驚曰非常人也時
苻生昏虐勸堅自取之納爲謀主堅初卽位讚與王猛
爲中書侍郎並掌機密堅自臨晉登龍門顧其羣臣曰
美哉山河之固權翼薛讚進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
也周秦之衆非不勝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
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德之不修耳吳起有言在德不
在險若使懷遠以德將追蹤唐虞山河之固何足恃乎

堅大悅翼畧陽人

苻秦

張騰太原人爲慕容永中書侍郎慕容垂攻崔釗於滑臺
釗請救於永尚書郎渤海劉遵曰徐觀其後卞莊之舉
也騰曰彊弱勢殊何弊之有不如救之成鼎峙之勢可
引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倍其火彼必懼而還師我衝
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釗敗降

垂垂遂滅永

西燕

宋

王叡字元德以字行太原祁人漢司徒允弟懋七世孫也
叡果敢有智畧苻氏敗與弟仲德起義兵戰敗南奔投
桓元於姑孰劉裕甚知之告以義舉使襲桓元事泄爲
元所殺及裕等克建業仲德抱叡子方回出候裕於馬
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給事中封安復縣侯

王懿字仲德以字行少沈審有意畧事母甚謹學通陰陽
解聲律苻氏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元德同起義兵與慕容
容垂戰敗投桓元後劉裕使元德襲元事泄元德被害
仲德走免建鄴平爲鎮軍中兵叅軍裕伐廣固仲德爲
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及盧循寇逼衆議遷都
仲德不從遂與循戰左里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
十二年北伐進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
檀道濟王鎮惡等咸受統焉進據潼關長安平爲太尉
諮議叅軍宋初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同到彥
之北侵司兗三州平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
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渡河及虎牢洛陽不守彥之
欲焚舟步走仲德曰魏師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強兵

若便捨舟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
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坐免尋
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而歸九年又爲徐州刺史仲德
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
諡曰桓侯子正循嗣

王元謨字彥德太原祁人祖牢爲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
青州父秀早卒元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曰
此兒氣概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臨徐州辟爲從
事史與語異之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
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伐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元謨
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孝武誅元凶劬元謨時爲益
州刺史遣濟南太守垣護之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

史加都督南郡王義宣反假元謨輔國將軍與柳元景南討大破臧質軍封曲江縣侯遷平北將軍徐州刺史轉領軍將軍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時朝政多闕元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明帝卽位禮遇甚優除大將軍江州刺史賜以諸葛亮笥袖鎧頃之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年八十一卒諡曰莊子深早卒子續嗣

王元則元謨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元謨以將畧顯而元則用儒術進六世而有文中子

王穆之太原人以龍驤將軍羽林監討晉安王子勛有功封衡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爲汝陰太守泰始七年妖寇宋逸攻合肥穆之死之

齊

王元載字彥休元謨從弟爲人夷雅好元言修士操宋泰始中持節督梁南北秦三州軍事冠軍將軍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尋徙督益寧二州益州刺史建寧太守將軍持節如故在治有清績西州人思之入齊封鄂縣子爲平北將軍持節監兗州緣淮諸軍事兗州刺史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六諡曰烈

王元邈字彥遠元載弟泰始中爲青州刺史蕭道成鎮淮陰遣書結元邈長史房叔安勸元邈拒之乃使叔安詣建鄴發其謀爲道成所執元邈罷青州還道成要之於路元邈嚴軍直過還都啟帝稱道成有異謀道成不恨也昇明中引爲驃騎司馬元邈甚懼道成待之如初

遷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齊建元初
李烏奴作亂梁部元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
兵弱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元邈用
奇兵破之齊高帝聞之曰元邈果不負我建武中卒於
護軍贈安北將軍雍州刺史諡曰壯

梁

孫伯翳太原人起部郎康之子位終驃騎鄱陽王叅軍梁
武之起兵也范雲自以素款慮爲東昏所疑將求入城
先以車迎伯翳謀之伯翳曰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
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
俟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

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巴西梓

潼二郡太守上黃縣男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
布衣時見之曰王茂年少堂堂必爲公輔之器齊末爲
蕭衍輔國長史襄陽太守及衍起兵雍部以茂與曹景
宗爲前驅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
號二十萬茂等會擊大破之建康平以茂爲護軍將軍
俄遷侍中領軍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百
戶陳伯之叛以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討之伯之奔
魏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遷尚書右僕射拜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進位司空再出爲江州刺史卒
於州茂性寬厚被服同儒素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
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卒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諡

曰忠烈

王神念太原祁人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潁川太守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歷安成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治績還除太僕卿出爲青翼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普通中徵爲右衛將軍卒於官年七十五諡曰莊梁書作壯元帝初追贈侍中中書令改諡曰忠神念少善騎射旣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長子遵業梁書作尊業位太僕卿次子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凌雲之氣起家爲湘東王國左常侍自是隨府王鎮荊州爲府諮議叅軍竟陵太守號雄信將軍侯景反假節督舟師一萬赴援至郢而宮城

陷湘東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復加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沉公私船於水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至城下謂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登岸治道廣設穽屋耀軍城東隴上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兔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是日賊復來攻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上放木擲火爨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牂牁推蝦蟆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旣頻戰挫衄

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勲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辯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大破支化仁於魯山卽入羅城生擒靈護斬首千餘級景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至白楊浦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卽率諸軍進師湓城與陳霸先會於白茅洲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色慷慨皆淚下霑襟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鵠舸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

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
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卽
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
賊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石
頭城北霸先遣彊弩二千張攻賊西面兩城以分其勢
仍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揮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畧
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北走朱方僧辯使侯
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僞行臺趙伯超自吳
松江降於侯瑱逆寇悉平京都尅定世祖卽帝位授鎮
衛將軍司徒加班劔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
令鼓吹並如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
道貴於淶口乃命僧辯爲都督討之納等據車輪士卒

驍猛僧辯憚之不與輕進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
交鋒並懷懈怠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
以識進止於是諸軍競出賊大敗走歸保長沙命築壘
圍之而自出臨視賊黨吳藏李賢明等望識僧辯蒙楯
直進時杜崩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李賢
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據胡牀不爲動指
揮勇敢遂斬賢明賊退湘州平旋鎮建業齊師入寇僧
辯次於姑孰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關徵吳郡太
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
振旅歸承聖三年二月詔加太尉車騎大將軍頃之丁
母憂十月西魏襲江陵徵僧辯爲大都督未至而江陵
陷敬帝卽位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

錄尚書事時齊主高洋欲納貞陽侯蕭淵明爲梁嗣僧
辯初不聽及裴之橫敗績於東關遂改謀納貞陽旣踐
位陳霸先襲殺僧辯黜貞陽復立敬帝三年而霸先篡
梁僧辯長子顓見孝義傳顓弟頌少有志節恒隨從世
祖江陵陷沒於西魏第三子頤與僧辯同遇害第七子
顯弟子世珍入於齊

王僧愔僧辯弟爲譙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還吳
州刺史羊亮密召侯瑱見擒僧愔以名義責瑱因得奔
齊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軍敗竄逸仰天嘆曰讐耻
不雪未欲身膏野草若精誠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
人手聞空中催令急去僧愔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
顧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後梁宣帝蕭詧母龔氏之外弟也祖靈慶海鹽令父景休臨川內史操性敦厚有籌畧博涉經史爲晉外兵叅軍及晉稱帝遷五兵尚書郢州刺史封新康縣侯蕭歸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爲寇歸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旣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操居朝右每自抑損深得當時之譽歸之十四年卒歸舉哀於朝堂流涕謂其羣臣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瓦官門贈司空進爵爲公諡曰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

陳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寶齊員外散騎常侍

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叅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瓊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彊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夕未嘗離左右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孤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元規少好學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梁中大通元年詔策春秋舉高第起家湘東王國左常侍簡文在東宮引爲賓客甚見優禮及侯景亂攜家還會稽陳天嘉中除始興王府功曹叅軍領

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親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賞賜優厚遷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啟請執經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轉散騎侍郎遷南平王府叅軍隨鎮江州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入隋爲秦王府東閣祭酒年七十四卒於廣陵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

北魏

郝軒太原人世名知人嘗稱清河崔元伯有王佐之才及

元伯遯難齊魯軒嘆曰斯人而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鸚雀飛沈豈不惜哉元伯後仕魏爲天部大人配饗太祖廟庭軒官至散騎黃門

尔朱羽健其先居尔朱川魏登國初羽健爲領人酋長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環川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坦之曾孫僕射愉之孫散騎侍郎緝之子也劉裕誅王氏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奔於姚興魏泰常二年姚泓滅慧龍歸國太宗引見與言慧龍請効力南討言終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世祖卽位遂停

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見慧龍
曰信王家兒也數向諸公稱其美久之除樂安王範傅
領并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効崔浩
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謝朓起
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
思陵戍進圍頂城朓敗乃班師王元謨寇滑臺詔假慧
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莫
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世祖賜以劔馬錢帛授龍驤
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
戰並修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宋文縱反間云慧龍
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司馬楚之以叛
世祖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

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
不足介意也宋復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遣刺
客呂元伯僞爲反間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
其懷有尺刀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
忍害此人遂捨之時人服其量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
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
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
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煥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
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虜牢鎮都督副將
未至鎮而卒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謚穆侯呂元伯感
全省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爵長社侯龍
驤將軍見孝義傳寶興子瓊太和十六年降侯爲相

前將軍并州大中正至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
令有四子長子遵業三子延業次子廣業性沉雅涉歷
書傳位太中大夫四子季和位侍御史并州大中正廣
業子父有儀望以幹用稱卒於南鉅鹿太守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鎮東大
將軍冀州刺史封太原公所在有聲績徵爲侍中治都
曹事世祖崩秘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匹等
議立長君徵秦王翰置秘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民
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廢所宜立而更求君
必不可延等猶豫未決中常侍宗愛矯皇后令徵提等
入殺之提弟浮子高宗卽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襲兄
爵太原公有司奏降爲侯皇興元年卒提孫令保太和

中襲爵歷陽侯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世祖之平涼州紹先內徙家於晉陽爲人明敏有識量性至孝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盡落故常著垂裙阜帽爲下邳太守加寧朔將軍爲政舉大綱而已惟教民治產禦賊之備宋將軍蕭道成曰辛紹先未易侵也不歷郡境卒贈冠軍將軍并州刺史晉陽公諡曰惠子鳳達有長者名卒於王國常侍

辛穆字叔宗紹先次子舉茂才爲人廉而有信官汝陽太守值水澇民饑上表請輕租賦遂勅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卒於平原相民吏懷之贈後將軍幽州刺史諡曰貞

辛祥字萬福鳳達子舉司州秀才太傅元丕爲并州刺史祥爲府屬轉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爲賊官屬推處咸以爲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果別獲真賊會刺史喪朝廷以其公清越長史勅行州事遷郢州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反梁人來援緣淮鎮戍相繼降沒唯祥堅城獨守擒梁將送京師論功賞竟不行

辛少雍字季和祥弟少聰穎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釋褐奉朝請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司空高陽王雍引爲田曹參軍時稱賢明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高陽王雍及吏部郎中李憲俱以少雍爲舉首遷給事

中卒

辛子馥字元穎穆長子早有學行丁父艱居喪有禮素爲莊帝所識及卽位除主客郎中後除平原相子馥父子並爲此郡吏民懷安之元顥入洛子馥不受其赦刺史元仲景附顥拘子馥并禁家口莊帝反政詔封三門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長白山接連三齊瑕邱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密造兵仗請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除還尚書右丞出爲清河太守武定八年卒於郡子馥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爲一部傳注並出校比長短會亡未就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晉祕書監

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性恬平不以
夷險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
辟命拜中書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爲
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
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臯子
出爲平東將軍營州刺史在州郡以仁德爲先不任刑
罰輕身率下宰守不敢爲非進爵建安公卒諡曰康子
仲慮章武太守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郭淮弟亮後也少而孤
貧涉歷經史習崔浩書工尺牘文章高祖初舉秀才對
策上第拜中書博士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
清勤在公甚見知賞從駕幸長安過郭淮廟問祚曰是

卿祖宗所承耶對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
頓在一門因勅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
洛之規賜爵東光子時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
草創征討不息祚參謀幃幄承稟注疏特成勤劇遷散
騎常侍仍領黃門乘輿南征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
爲伯世宗初年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持身潔清重
惜官位至於銓授特加審慎由是事頗稽滯然所拔用
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爲瀛州刺史轉青州
入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遷尚書左僕射時議定新令
詔祚參議刊正世宗末年特賜以劍杖恩寵甚深遷左
僕射出爲雍州刺史與領軍于忠相嫉忠矯詔殺祚遠
近莫不惋惜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

州刺史諡文貞長子思恭早卒以思恭弟慶禮子延伯
爲後襲祖爵東光伯官驃騎大將軍

王椿字元壽尚書令中山王叡次子以父任拜秘書中散
正始初出爲太原太守坐事免椿園宅華廣聲妓自適
或有勸椿仕者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
法徵爲將作大匠固辭孝昌中爾朱榮表加椿征虜將
軍慰勞汾州樓煩之族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
授右將軍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功封真定縣開國侯
食邑七百戶歷華殷冀瀛四州刺史性嚴察下不容姦
吏民畏之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爲
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
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

原王焉至于齊獻武王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
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督冀瀛
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
諡曰文恭及葬齊獻武王親自弔送椿無子妻魏氏撫
兄子牧情同己子遂以牧子叔明爲後

王靜字元安敞弟魏誠子襲爵中都侯例降爲伯少有公
幹以明法除廷尉平岐州叛詔靜馳驛慰喻咸卽降下
以奉使稱旨賜帛五百匹除趙郡太守以母老固辭不
拜轉廷尉少卿有當官之稱左遷中散大夫孝昌二年
除廷尉卿行定州事病卒諡曰貞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人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爲直閣
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藺欽陷

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收其屍致長安詔著作錄之

北齊

龐蒼鷹太原人交游豪俠厚待賓族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處蝸牛廬中蒼鷹母數見廬上赤氣屬天蒼鷹亦知高祖有霸王之量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繇此遂蒙親識高祖牧晉州引爲兼治中從事史行義寧郡事及義旗建蒼鷹乃棄家間行歸高祖高祖以爲兼行臺倉部郎中卒於安州刺史

王則字元軌太原人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老生征討有

戰功除給事中賜爵白水子元顥殺老生則奔廣州拒
顥顥敗爲東徐州防城都督擊元悅偏師破之行北徐
州事後歸神武周旋征討屢有功績天平初都督荊州
刺史涇曲之役西師圍逼則棄城奔梁尋放還神武恕
而不責元象初爲洛州刺史以前後勲封太原縣伯卒
贈司空諡烈懿弟敬實爲東廣州刺史與蕭軌等攻建
鄴不克死之

劉貴秀容陽曲人剛格有氣斷爲余朱榮府騎兵叅軍封
敷城縣公除左將軍普泰初行汾州事棄城歸齊神武
累遷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開府西道行臺僕射以
嚴斷濟務性峭直無所迴避與神武布衣之舊特見親
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諡忠武齊受禪詔祭告

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廟庭次子洪徽嗣假儀同三司
奏門下事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
陽令贈司空邕少月敏有材幹初直神武外兵曹以幹
濟見知擢文襄大將軍督護文宣嗣事夜中召邕支配
將校造次便了帝甚重之天保初遷給事中兼中書舍
人封廣漢鄉男從征奚監騎兵事文宣頻出塞邕必陪
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已上勞效由緒無不諳
練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閱雖三五百人邕多不執文簿
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七年講武羊汾堤總諸軍節度
事畢仍監燕射帝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丞相斛律
金上啟太后云邕一人當千仍別賜錢綵又嘗白太后

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又解青鼠裘賜之曰朕意在與卿共做除兼給事黃門中書舍人帝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左右曰此金城湯池帝曰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其兒重如此天統初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至武軍驛帝將殺虞侯都督范洪邕諫曰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因得免邕又曰軍人教習田獵令十二月別三圍殊爲疲弊請每月兩圍從之出爲趙州刺史餘官如故謂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者以卿舊勲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當卽追卿邕抑挫豪強公事甚理尋遷右僕射又遷尚書令封晉昌王令赴晉陽監勒諸軍事討高思好事平錄尚書

事高阿那肱譖之由是被疎武平七年與莫多婁敬顯等立安德王於晉陽信宿城陷降周例授儀同大將軍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虎賁郎將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執文帳明解書計爲同局所推天保末兼中書舍人孝昭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疋在五臺山北栢谷中避賊賊退救建送馬定州建以馬瘦遂違敕以便宜從事就近散付軍人戎馬無損建有力焉武平末歷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長命贈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

書建勤於在公以溫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世稱唐白武平七年卒贈司空

王松年遵業子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歷位尚書郎中遷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郎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馳驛至鄴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動還兼侍中護梓宮還鄴哭必流涕武成亦雅重之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侯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諡曰平第二子劬最知名

北周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

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北海王顥討万俟醜
奴宿勒明達等政隨軍謀議並與參詳時孝武在藩引
爲賓客及卽位委以心膂封祁縣侯爲武衛將軍齊神
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
軍大都督總宿衛兵勸帝遷都關中進太原郡公拜光
祿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與獨孤信共鎮洛
陽河橋之戰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被重創悶絕會蘇
帳下督雷五安扶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宏農除侍
中東道行臺八年東魏來寇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劉豐生又率數千騎至城下
憚不敢進引還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宏
農有備自思政始十三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

都督荊州刺史命都督藺小歡繕修城塹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十三年侯景請援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卽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東魏將高岳等收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知景詭詐密追助景捍禦賀蘭願德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文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唯受河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礮因迅風投土山又射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城出戰據

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城
多崩頽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
更修堰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盡
慕容紹宗劉豐生及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令善
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
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死豐生浮向土
山復中矢斃生擒永珍斬之齊文襄乃率步騎十一萬
來攻水壯城崩思政率左右據土山西向再拜便欲自
剄而文襄告城中人曰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
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齊遣趙彥深牽手
下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
其忠於所事接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

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十七八及城陷存者纔三千人
既外無救援亦無叛者思政不營貲產嘗賜園地家人
種桑果雜樹怒曰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
私邪命拔而棄之齊初爲都官尚書儀同三司卒贈本
官加兗州刺史

王康思政子沈毅有度量爲周文所親信思政陷後詔以
因水城陷非戰之罪以康襲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
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進公揆弟邗
封西安縣侯邗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
封齊郡君康兄元遜陷沒潁川封子景晉陽縣侯康抗
表固讓不許十六年周師東伐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
思政部兵配之廢帝二年隨尉遲迴征蜀鎮天水郡賜

姓拓王氏爲鄜州刺史武成中除匠師中大夫轉載師
保定二年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汴州刺史
王雄字胡布頭太原人父崙以雄傑著勲追贈柱國大將
軍少傅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畧永安末從賀
拔岳入關除征西將軍魏孝武西遷授都督封臨貞縣
伯大統初進爵爲公拜武衛將軍進位大將軍魏恭帝
元年賜姓可頻氏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
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出爲涇州總管保定四年從晉
公護東征雄在塗遇病乃自力而進至邛山與齊將斛
律明月接戰雄馳馬衝之殺三八明月退走雄追之明
月左右皆散矢又盡惟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按稍不及
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殺得但仕爾見天子明月乃射

雄中額抱馬退走至營而薨時年五十八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忠于謙嗣

郭彥太原陽曲人其先從宦關右遂居馮翊父印靈武令彥少知名周文臨雍州辟爲西曹書佐遷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以居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進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伯六官建拜戶部中大夫孝閔踐阼出爲澧州刺史蠻左生梗不營農業彥勸以耕稼人皆務本先是澧州糧乏令荊州遞送自彥蒞職倉庾充實無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柱國宇文貴令彥應接時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

衆不從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拒戰彥縱兵奮擊
並虜獲之遂襲南安有其城進爵懷德縣公入爲工部
中大夫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討軍次豫州使彥鎮之
天和中爲隴右府總管府長史卒於官贈小司空宜鄜
丹三州刺史

王軌太原祁人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
魏時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畧周文帝遇之甚
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
直起家事輔城公及武帝卽位累遷內史下大夫遂處
腹心之任帝將誅晉公護軌贊成其謀建德初轉內史
大夫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軍國之政皆
參預焉從平并鄴以功進上大將軍鄒國公陳將吳明

徹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戰不利退保州城明徹
遂堰清水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
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鑿大木用
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堰明徹
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以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濶水勢
亦衰船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率兵圍而蹙之明徹
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
是殲焉進柱國拜徐州總管初太子之征吐谷渾也軍
中進取武帝委軌與宇文孝伯太子帥成而已軍還言
宮尹鄭譯王端之罪武帝大怒除譯等名軌又嘗侍坐
言東朝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後因內宴上壽持武
帝鬢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又言隋文貌有反

相帝不能用及宣帝卽位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大象元年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不納遂害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焉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慶少開悟有才畧從周文征伐復宏農破沙苑並有戰功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周初爲晉公護典籤慶樞機明辨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分疆其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屬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逢我國喪者皆莠面表哀况今二國和親豈

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武帝聞而嘉之錄前後使功
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中大夫進爵公歷丹中二州刺
史爲政嚴肅吏不敢犯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
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
管進柱國開皇元年進平昌郡公卒於鎮贈上柱國諡
曰莊子淹嗣

爾朱敞字乾羅北秀容人父彥伯被誅敞幼隨母養於宮
中年十二自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敞解所著綺羅
金翠服易衣而遁暮入村中見長孫氏媪踞胡牀坐再
拜哀求藏之複壁中購愈急長孫氏資而遣之度爲道
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畧涉經史嘗獨坐巖石下泫然嘆
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周文帝見

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中歷信臨熊潼四州刺史進爵爲公武帝東征上表求從所當皆破爲護軍大將軍轉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家厚資給之隋初改封邊城郡公討平黔安蠻拜金州總管政號嚴明以老賜二馬輅車歸河內卒子最嗣

隋

郭榮字長榮太原人父徽魏大統末同州司馬時楊忠爲刺史由是與隋高祖有舊徽官至洵州刺史安城縣公隋初拜太僕卿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人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以榮謹厚引爲親信擢中外府水曹叅軍請於汾州姚襄鎮間更築一城俄而齊將段孝先

攻陷二城唯榮所立者獨全以功授大都督使綏集稽
部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宏信廣安招遠威寧等五城
以遏其要路由是不能爲寇武帝時拜宣納中士後從
平齊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及隋文總百揆拜相府
樂曹參軍復領蕃部大夫隋初引爲內史舍人進蒲城
郡公加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詔領西南八州
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西南夷獠歲餘悉平大業初
入爲武侯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田羅
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
左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征高麗以
功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征高麗榮諫曰臣聞千鈞之
努不爲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不納榮親

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百餘日上每勞勉之楊元感亂
令馳守太原明年從至柳城遇疾卒於懷遠鎮年六十
八輟朝贈兵部尚書諡曰恭贈物千段有子福善

王韶字子相太原晉陽人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韶
幼而方雅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至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旣拔晉州欲班師韶諫曰取亂
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上
大悅賜縑一百疋及平齊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
遷內史中大夫改封昌樂縣公隋初進項城郡公轉靈
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爲
府長史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
韶嘗出檢行長城王穿池起三山韶還自鎖而諫王卽

罷之高祖嘉歎伐陳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至壽陽與高頴支度軍機無所擁滯及尅金陵韶卽鎮焉晉王班師留韶防遏石頭委以後事歲餘徵還復爲長史高祖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尅平吳越綏靜江湖予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以勞卒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耶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大業初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

王士隆韶子嗣爵畧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

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克捷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克僭號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陶世謨岢嵐人煬帝時漢王諒作亂本州刺史喬鍾馗將兵助之世謨諫馗欲殺之世謨曰汝安能以兵脅我邪大丈夫寧死義耳馗壯而釋之

王衡後梁尚書令操子有才學起家秘書郎最知名仕隋至中書黃門侍郎